

## 【九〇三井：專訪浪人劇場導演譚孔文】

31.07.2018

商業電台 my903.com

作家西西的筆名源自一個遊戲：「西」是一個穿裙子的女孩子，兩隻腳站在地上一個四方格子裡，「西西」就是跳飛機的意思，是這位作家小時候喜歡玩的遊戲，也映照出她樂觀、天真的人生觀。與西西一起玩遊戲，又是一種怎樣的體驗？浪人劇場的七月劇目－《與西西玩遊戲》就用戲劇來回答你。

### 西西

「與西西玩遊戲」，顧名思義跟作家西西有關。浪人劇場把她的作品化為戲劇，帶領大家在思緒中跟西西玩遊戲。「你可以簡單看成是我自己的閱讀報告，不過以劇場的方式演繹出來。」浪人劇場藝術總監兼導演譚孔文先生笑道。

劇目去年於台北首演，受西西的《哀悼乳房》的《庖丁》及《顏色好》、《西西詩集》的《家族樹》及《土瓜灣》四個章節啟發，重現西西的內心世界。這次回港重演，四個章節將化作感官效果，重演版本將以西西自述患癌過程的《哀悼乳房》作主體，對白將擷取書中章節－《可能的事》、《血滴子》、《阿堅》及《翻辭典》。

看西西的文字，跟看改編西西作品的戲劇有什麼區別？譚導演形容《與西西玩遊戲》是一齣感受性強的改編劇目：「一般人的理解是，改編小說最主要是故事，但浪人劇場強調的不是純粹故事性的東西，反而是透過小說中很多人物的情感、身邊的物件、聲音、氛圍，我可否將它重現，追溯回作者本來的心態，就是我追求的東西。」像劇本也是從編劇吳景隆看完《哀悼乳房》後寫的一段獨白開始，再拼貼書中其他章節而成，詩意地帶領觀眾感受西西患癌的心路歷程。

繼 2015 年推出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》及 2017 年改編自《縫熊志》的《Bear-Men》，譚導演為何對西西的作品那麼有興趣？他毫不猶疑回答：「我自己喜歡西西。」果然不出筆者所料。「其實有兩個原因，第一就是她的那種童真、文字的直接。第二就是其實她認識很多東西，很像一本百科全書，每次看她的書都好像有一個老師教你一些新知識。」譚導演也曾經患上大病，去年有感而發創作《Bear-Men》，「上次做了自己的東西，應該多做一些西西老師的狀態，不如在《哀悼乳房》再找一些有趣的事物，就變成去年參與式的表演。」

### 遊戲

劇名講明「玩遊戲」，難道演出期間真有集體遊戲？「其實遊戲有另外一個看法，譬如『Role Play（角色扮演）』，去扮演一個角色其實也是一種遊戲。」就像你、我、譚導演小時候都玩過的「煮飯仔」，於是這次的遊戲是—「扮演」西西。

《與西西玩遊戲》是一個很特別的演出：平常看舞台劇只能坐著看，這次演出卻分為「參與觀眾」及「普通觀眾」，前者可以上台近距離觀看演出、與演員進行互動，化成演出的一部份。「他們慢慢會去模仿、去感受，最終會感受到一個病人的狀態。」《哀悼乳房》全書分為數十個章節，以不同角度切入患癌這件事，像《可能的事》就列舉了患癌症可能發生的事，《血滴子》就形容西西倒吊的血瓶子。若你能夠站在台上，也許是模仿一個西西穿衣的動作，也許是讀出一句西西的獨白，豈不是當下感受西西的最佳方法？

若果模仿是遊戲，道具就是最好的玩具。浪人劇團這次提供了兩個「玩具」給演員及參與觀眾：先是一塊吊在舞台天花板的「天空之鏡」—這塊鏡子並非真正的鏡子，它是一塊像鏡面的布料，拉開後就變成超級巨鏡，放在劇場中央，就像鋪開了天幕。「他們一開始進入空間會先睡在地下，所以他們會看到自己，慢慢去感受氣氛。」觀眾透過鏡子看到自己，就像一種生命的觀照。配合燈光及聲效，屆時應該很好 Mood。

另一個就是西西珍藏的玩具：眾所周知，西西喜愛收藏及自製玩具，早年為了鍛鍊右手，開始親手縫製毛熊，更推出《縫熊志》一書。為了演出，這次西西老師特意借出自己旅行時購買的玩具，有猿、有猴、有猩猩還有路姆西，個個活靈活現。屆時這些毛茸茸的好朋友將會陪伴觀眾上台，就像它們陪著患病的西西一樣。「玩具在這個戲中就像護身符。」為沉重的故事帶來一絲西西式的童真。

## 重回 1989

《哀悼乳房》寫於風雨飄搖的 1989 年，也是譚導演重讀《哀悼乳房》的體會：「雖然西西患了乳癌，這本書也是講述乳癌的事，但由於她寫過《我城》，所以想說的並不只是她自己，其實是寫回她對這個城市的看法。」於是他找回當年的大事紀、十大勁歌金曲榜，最後找到梅艷芳的《夕陽之歌》：「黃昏、日落，很像患病之後的落寞狀態。」就把它放進演出。重現 89 年狀態的不止歌曲：這次「普通觀眾」可以得到以電影《英雄本色 III 夕陽之歌》舊廣告拼貼而成的特製報紙。屆時觀眾可以看著 89 年的報紙、聽著 89 年的歌，坐上這部名為「劇場」的時光機。

「懷鄉」—導演用這個字來形容這次的演出。「當人去到某一個年紀或者某一種

狀態，你需要將自己的回憶鎖在某一個時刻。」他指自己重讀《哀悼乳房》時，就想抓住這這種氛圍，讓觀眾回想一些他們當年的經歷，或者刺激年輕人重溫舊香港。因為《哀悼乳房》扣連的不只是一個女子患癌的過程，而是 1989 年的時代精神。

## 再說西西

最後問及導演，覺得西西給予香港人最珍貴的禮物是什麼？他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永恆的青春。」

青春來自活力：「我看見的西西，雖然她已經八十歲，雖然她患有乳癌，雖然她的右手已經不能運用，但對我來說，都是有種青春，很有一種活力。這種活力不是真的看見她跑，而是她腦子的活動或者那種知性仍然在運行。這種特質，我覺得是香港人很需要的。」

青春也來自「放得開」。譚導演跟我們分享了一個跟西西相處的小故事：「我們要拿玩具，就上了西西老師的家，跟她聊了一個下午。聊到書的時候，我說其實我也買了很多書，不知道怎麼處理。她說：『書當然要買啦，但如果多，就給人囉。你給了，不就沒了。沒了，就再買囉。』」譚導演那刻恍然大悟：「她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東西在那個時刻沒有即時用途，就放開。」打救了他堆積如山的書房。「那種釋懷的感覺，讓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」導演笑道。

也許就是這樣的輕盈，才讓西西患癌後，仍能樂觀、正面、帶點自嘲地迎對生命的苦痛。如果人生是一場遊戲，歡迎在這個星期，進入西西的遊戲。